續藏書

續藏書卷十六目錄

經濟名臣

布政陶公魯[illegible]

太子少保程襄毅公信

侍郎葉文莊公盛

太師馬端肅公文升

少保秦襄毅公紘

太子少保鄧襄毅公廷瓚

附　朱英

太子少保童公軒

尚書何文肅公喬新

都御史高公明

續藏書卷十六目錄終

續藏書卷之十六

經濟名臣

尚書王恭毅公　　事　裕陵　茂陵

公名槩、字同節、廬陵人、正統七年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歷陞員外郎郎中、陞遷河南按察使、所至案無留牘、獄無冤詞、天順初、被誣下獄、會　襄憲王入朝、上問所過官吏賢否、王對曰、臣過河南、百姓遮道訴王廉使冤、且言王廉使清勁、鋤豪拊善、有恩有威、殿下幸為百姓奏　皇帝、還我王廉使、　上喜、立命法

司雲公還任尋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設法救荒全活數萬人流徙歸業天順七年還大理卿出入十年凡兩法司及畿藩讞奏參錯情法多所平反時吏諳律比者類多深刻公獨持明允濟以長厚諸所審駁會文切理倫要簡暢轉相傳錄類成卷籍成化八年遷刑部尚書商文毅薦代姚文敏吏部主議者不喜南人竟用尹同仁十年卒謚恭毅子臣成化五年進士翰林侍講廣西參政

尚書陳康懿公　　事　裕陵　茂陵

公名俊、字時英、莆田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歷官戶部、征秋青草天津諸衛、公言舊負未蠲、新額洊積、人不能堪、　詔減三十五萬束、天順五年、兩廣合兵討叛蠻、公假便宜、勑督軍興、內艱起復、明年蠻平解兵、始得奔喪、成化元年、以戶部郎中陞南京太常少卿、四年、召爲戶部右侍郎、公練習錢穀、凡四方災傷、邊鎮請芻粟、爲裁盈縮、條析利害曲折、七年、京師大饑、勑公出太倉米百萬斛賑糶、公禁絕射利者、請石以上

閑不與、八年、虜入河套兵出、公督餉、上便宜、乞內帑助邊、除徑道、發丁飛輓、軍興不乏、榆林大捷、進俸一等、明年、改吏部、十三年、侍郎九載、陞南京戶部尚書、歷吏兵二部、又九載請老、公孝友廉慎、沉毅簡質、南曹務閑、唯戶部金錢布穀出納、與內外諸司相關、多撓沮不可盡如法、公一按典則、制國用、省財、不啻數十萬、卒、謚康懿、

都御史黃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紱、字用章、封丘人、曾祖思豫事　孝陵掌太常事、以罪編氓沅州、又徙戍平越、公以故爲平越諸生、舉雲南、正統十三年進士、行人、歷南刑部郎中、爲人廉直、遇事飈發、即重忤時貴不恤、人或笑黃郎中呆、公正色抗言、不爲移沮、亦竟以是得名、譚千戸者、大猾任俠、結權貴顯人、嘗奪民蘆場萬畝、貴顯人業與譚千戸酒食往來、即知民枉、不能直、公竟盡法、直蘆場歸民、歷四川參議、參政、右布政使、參政時、過崇慶、

忽旋風起（奇）與前公曰即有寃且散吾爲君理風遂止抵州沐而禱於城隍夢中若有神言州西寺云云公密訪州西四十里有寺當孔道倚山爲巢公旦起率吏兵急抵寺盡繫諸僧諸僧中一人少而狀甚獰惡詰之無祠牒即塗醋壓額上灑洗之隱有巾痕公曰是盜也即訊諸僧不能隱盡得其奸狀蓋寺西有巨塘夜殺投宿人沉塘中衆共分其囊貲有妻女則又分其妻女匿妻女隱窖中恣淫毒久矣公盡按律殺僧毀其寺倉吏倚王親侵沒官糧萬計王曲庇倉吏

公竟按如法公爲錢穀吏精律比輒能發摘奸伏威
行川中青神令聞風解印綬去右使時奏開建昌礦
爲左使湖廣妖僧繼曉至公曰繼曉以妖術故不離
上左右今且得罪雖名掃墓實逸賊檄武昌府館之
後堂好飲食無令得出入俄事敗檻送京師伏誅副
都御史巡撫延綏劾叅將郭鏞等擒豪奸張綱公行
道望見川中飲馬婦片布遮下體俯首歎息曰令健
兒貧至此我何面目臨其上乎亟令豫出餉三月邊
健兒素貧苦而延綏特甚大臣名爲巡撫健兒雖凍

餓死不問延綏人忠朴聞公歎人人感泣願出死力
爲黃都堂一戰巳爲尚書戸部厥稜截然盡華財賦
内外諸積弊改左都御史入臺天下仰望其風采公
戇直崖異常忤人自恐伏禍不可測請老去未幾卒

太子太保項襄毅公　事裕陵景帝茂陵

公名忠字藎臣嘉興人正統七年進士爲刑部主事陞員外郎扈　上北征得走還漸陞廣東按察副使天順三年陞陝西按察使內艱陝人數千里赴闕乞留乃奪服還任及徵入爲大理卿陝人復詣闕乞留改右副都御史陝西巡撫成化元年虜入延綏公及寧遠伯擊虜遁去明年又與彰武伯破虜四年固原土達滿四叛據石城遠近戒嚴　勑公總督軍務將兵往討時伏羌伯毛忠戰歿我軍遽退公即陣斬指

揮以狥陣始定移兵據賊水草困賊兵部恐賊來乘
請　詔問公當濟師否公不請濟師進與賊相持百
日賊稍急公隨二卒單騎抵賊寨曉以禍福諸脅從
賊日相率來降賊有愛將楊虎貍者被我擒公叱令
斫頭來虎貍伏地乞宥死自效公即假以詞色許令
立功解金鈎束賜虎貍遣去故滿四竟爲虎貍所誘
擒凡斬首七千六百俘獲無筭公因陳四事爲經久
計是時兵事急訛言洶洶公督軍矢石雨下無懼色
嘗歎曰奉命討賊久無功甘心效死矣鈞陽服公勇

毅狥國、召還、仍協理院事、故馬端肅公每語人曰、士達鷙猛、闗中根本、四未平時、朝野洶洶、使其得志、天下事未可知也、項公畢竭心力、露宿原野者六十餘日、躬胄矢石者二十餘戰、始克獲醜獻馘、殄平巨寇、而止進一階、較諸趙輔劉聚王越封拜如寄者不無功懋賞薄之疑矣、六年、大旱、荊襄流民咸逬入山、李鬍子者劉千斤黨也、倡流民爲亂、復　勑公出總督軍務、公遣人持檄入山諭降、卽負險不服、縱兵擒勦不赦、凡遣還鄉者四十餘萬、編戍者萬餘、俘斬二千、

因上便宜十事、詔暫留撫治、進左都御史、會有星孛天田、言官因論荊襄妄殺、公再疏自列、乞歸、不許八年、又討平野王剛、小王洪、召還院、荊襄以公處置得宜、三十餘年賊不起、而議者猶指公妄殺致于天和、交章論奏、故公辯疏略曰、臣忠肅將天威、克平逋寇、不意媢疾流言、仰瀆　宸聽、今廷臣之所指、兵科之所糾、兵部之所參駁、大率謂臣以流寓良民作盜賊、俘獻京以無罪編民作從賊、謫戍邊、以久居僑民作無籍、逐還鄉、至謂祛殺慘酷、甚于夷狄、彗出旱傷

旨臣所致又謂奏報與功冊級數不符不宜陞賞臣若不辯何由自明竊唯荆襄自劉千斤石和尚王彪就擒而後有李鬍子王洪燃燼煽禍千百成羣遠近荼毒今臣奉命總師與李震等督兵悉捕僅俘百餘詣京皆首惡也科臣乃謂盡良家子而法司聽其翻異不知前巡撫楊璿叅將王信等屢奏猖獗難禦者誰邪其餘賊黨不忍濫誅簡其丁壯謫發邊戍而家屬從之非無罪者流民附籍百無一二如光化縣陳長干籍雖有之然古山四寸餘里招聚無賴一千餘

衆爭鬬劫殺無日無之可以久居之故不遣乎若非近山州縣則固仍其附籍而未嘗遣也臣始因嘯聚揭榜諭之謂荆襄山中已殺數千盖張虛聲怵之使解散耳彼時原屬烏有今計殺傷因繫死者實不過千較昨討劉千斤擒殺至數十萬者何如哉科臣乃謂慘于夷狄而致彗出旱傷亦誠厚誣矣軍中報捷初未及詳斬獲的數每多冒濫其後核功定籍百不存一雖擒李鬍子王洪輩以將士爭邀首功臣皆革去不錄如功少報多敢曰無弊今報止一百二十餘

級反加參駁奚以服人且兵部尚書白圭亦嘗親蒞此地親任此事矣今日之舉乃圭往日之遺患也若以今日之功不宜陞賞則往擒劉千斤尚遺後患而得高擢厚賞者盍亦少思乎今臣已遣回流民一百五十餘萬擒戍賊黨一萬二百有奇隨居家屬五萬九千餘四省境內帖然安矣先時中外皆慮荆襄禍患何日得寧今既平靖而流言沸騰反以臣爲口實昔馬援征南蒙薏苡之謗鄧艾伐蜀來檻車之徵非唯功不見錄反致身且不保今幸遭 聖明不加罪

譴伏乞投閒、賜臣致仕、奏入、　帝曰、荆襄事已成功、雖有浮言、朕皆不聽、今覽卿奏、事理益明、卿何嫌何疑、遽告退避、所辭不允、十年、代王槩爲刑部尚書、十一年、爲兵部尚書、代白圭、公以職方最屬要樞、郎調劉忠宣公大夏陸文量公容爲郎、時有錦衣百戶韋瑛者、挾汪直爲詗察、屢興大獄、擅執京朝官、中外重足、莫敢正言、公發憤草疏、約吏部尚書尹旻諸公卿發直瑛奸罪、或先漏言於直、而尹旻又先送疏草與直、幸　上明聖、大怒、罷直廠、瑛戍邊、而直見　上獨

泣言此內臣黃賜陳祖生中傷刄御史戴縉因而言
直奉法無他以迎　上意故　上復令直照舊領廠
直遂首誣公下廷訊事本起於千戶吳綬綬在楚軍
中撓法公急奏取回因而附直用事搆公公廷辯落
職去久之諸奸次第敗乃復公兵部尚書致仕劉忠
宣曰公平土達流賊功較諸臣爲最而官未延世柰
何此可以見公道矣初直用事諸大臣恥與往來已
而一二大臣首結直於是商文毅公首乞去都御史
李賓刑部尚書董方戶部薛遠兵部侍郎程萬里繼

去翁世資代遠余子俊代公公家居二十六年卒贈太子太保諡襄毅皆馬鈞陽諸公之力也公明果倜儻曉暢軍務直言正色不屑詭隨子綬孫錫舉進士綬爲江西叅政錫爲南光祿卿錫兄鏞以公功世蘇州衛指揮錫子治元嘉靖丙辰進士

逸史氏曰韓雍罷二廣五載而卒項忠先雍舉進士至弘治初猶無恙給事御史交薦不起八十餘乃卒俱諡襄毅也

年譜曰秃堅丁留公牧馬于沙場公胡服挾所牧二

良馬乘之間道走、望斗而南、越四日夜、馬疲、乃棄焉、潛步忽遇一山、崖險路絕、攀援而上、至山半、饑備甚、行且仆、倚石歔欷、忽見松下有物、塊然遺于路、視之乃肉乾、公噉肉吸泉、復起行、若有扶掖之者、遠見胡騎出沒、恐爲所獲、晝匿夜趨、凡七日夜、始達宣府、會御史張公昊按宣府、開關納之、既見仆地、移時乃甦、視其足、有刺蒺藜百數、而公不知也、時都御史羅公亨信爲巡撫、來視公、令人拔之、竟日乃盡、不能履、臥調上谷、兩月餘、始能起步、

又曰時朝廷好寶玩中貴言宣德中嘗遣太監王三保使西洋獲奇珍異貨無算　帝乃命中貴至部查王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劉大夏爲郎公令都吏檢故牘劉公先檢得匿之都吏檢不得復令他吏檢公詰都吏曰署中牘焉得失劉公微笑曰王三保下西洋時費錢穀數十萬軍民死者亦萬計此一時弊政牘即在尚宜毀之以抜其根猶追究其有無邪公聳然再揖而謝指其位曰公達國體此不久屬公矣

陳建曰嗚呼土木之變文武冠紳死于虜者何限而

公與李文達白恭敏周莊懿蕭文昭諸公皆出一生於萬死非諸公勳名事業有命自天幾何不爲無定河邊骨邪又曰項襄毅坐困叛四可比趙充國之坐困西羌而彭文憲商文毅主議不移不媿魏相朝廷有人社稷之福也使當時叛四不殄而與套虜連兵則誠可懼然則京軍雖徒徙費倘搖人心何益邪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太保余肅敏公

公名子俊字士英青神人景泰二年進士歷戶曹郎擢知西安府西安關中會府也民事戎務諸節鎮大臣使車往來極冗繁難治公從容酬酢而上下皆孚悅之西安城中水鹻民飲輒病公爲開新渠引山泉匝徧城市人得戶汲至今便利號曰余公渠公又鑿山開道瀉斥鹵灌田千有餘頃歷陞左布政轉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延綏自正統中都督王禎鎮守榆林未城也禎始城榆林及十八寨移鎮榆林尚未衛也

成化七年始置衛八年公請復廣榆林城增添三十六營堡盡補陝中伍籍之脫落及罪謫南戍子孫不能南風土者皆聽還伍以實榆林建學立官師擇其少者為弟子員於是邊有城堡軍士得勤力以樹蔬果并開界石外地使興屯田歲得糧十餘萬石而榆林始為重鎮矣東渡河連大同西接寧夏虜不敢復恣肆出入公又上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為內地國初逐出北虜遠遁黃河外至正統初渡河犯近邊始於沿邊立界石創營堡築

墩臺天順以來虜知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窺伺唯延慶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爲鄉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虜顧居內而我列屯守禦反在其外臣以爲莫若于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爲邊墻立砦堡況舊界石一帶多高山陡崖依山形隨地勢或剷削或累築或挑塹綿引相接以爲邊墻實便報可於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接寧夏花馬池東西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砦連比不絕空處築墻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

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一十五自是虜寇益稀矣十二年移鎮陝西十三年入兵部爲尚書公在邊日久熟知虜情及將校勇怯地里險易遠近虜所出入故凡邊臣奏請從中調度輒中機宜未幾致仕復召加太子太保改戶部公又能知錢穀經費曲筭盈縮諸吏少年敏悟者皆自謂不及也十八年又召公出總督宣府大同山西三關軍務公言禦虜利用戰車條式奏上二十二年再出宣大還京以左都御史致仕復召公爲兵部尚書公乞

致仕、不肯出、公平生仕宦、多在西北、故榆林修邊之功爲最、已而入兵部、出邊鎮、欲推榆林法盡修大同宣府兩鎮邊墻、而沮於讒忌、功有緒竟不能就、唯鎮榆林時、訟謗紛起、堅執不撓、卒能成功、垂利百世也、公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謚肅敏、時羅山徐廷璋巡撫寧夏、亦浚濠築墉、繕亭障、有功賞、而鈞陽巡撫陝西、亦大有名、故稱關中三巡撫云、廷璋由選舉、

都御史韓襄毅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公名雍字永熙吳人也弱冠舉進士選授監察御史尋奉命錄囚碭山教諭丘純責膳夫丘磨兒磨兒父教令逃去因訴他御史純箠死吾子他御史榜掠純强自誣服然無所得屍黃河撈一浮體支解者父廼哭吾兒也于是純坐極刑雍疑之蹤跡得磨兒純始白久之出巡按江西衆猶謂雍年少未經事雍抵鎮振刷精彩經措宏久後先皆弗如也廬陵饑盜大起雍從巡撫侍郎楊寧謀設伏捕首虜三百餘餘孽以

次伏誅楊寧見雍輒自失曰御史即少而老於吏是聰明百寧何可當大學士陳循廬陵人熟知雍才言於　上擢僉都御史代寧巡撫雍時未三十黜屬吏奸貪疏滯獄均徭役平市價恩威大著　英宗皇帝狩土木虜猖獗西南夷繼叛諸省無不被兵獨江西恃雍少安息　英宗復辟下陳循獄讁戍雍坐調山西副使尋罷歸一載召拜大理右少卿復右僉都御史協理都察院事長院者寇深剛愎少許可迺獨心敬雍雍亦時時有所諭益石亨誅錦衣指揮劉敬坐直

所邀亨午具用朋黨律罪死雍抗言朋黨者阿比共
亂朝政令以一飯當之恐過重亨盛時大臣中固有
朝夕趨其門宴會且累時今不坐獨坐敬何也敬卒
不死虜復寇掠內地制 詔雍巡撫大同宣府陛辭
賜宴及鈔雍至則虜已遁修戰守練卒固城堡爲一
時北方之重七年還議事 上喜公狀貌進兵部侍
郎諭南陽曰九邊撫臣宜得如雍者南陽復薦山東
按察使王越代公越至見 上上又喜曰是真將官
英宗崩內閣學士陳文忌雍因事間于大學士李賢

左遷浙江叅政雍爲叅政頗不理省務日選勝從賓客曲宴西湖賦詩自娛 純皇帝初兩廣蠻寇復大起拜都督趙撫征夷將軍發湖湘閩廣土漢兵討之兵部尚書王竑言于朝曰韓雍才氣無雙盜事非雍莫可雍舊有過請置勿計於是使使就浙江拜韓雍左僉都御史贊理諸軍務雍即日拜命會衆議進取或請分軍蹙賊入廣西可破雍曰不然古使鉞臨戎制閫外謂利國家得專之也夫兵有合爲正分爲奇者二廣地鮮完郡大藤峽爲賊藪本也諸軍不先薄

其本廼分兵以趨末分兵勢弱趨末難盡我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援高廉雷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若常山蛇首尾互應彼分而拒我聚而攻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茲行必勝我奪之矣遂行會趙輔知雍才軍事一聽雍于是督大兵分道進擊賊直抵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百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矣今日幸遇天兵得生爲良民願先三軍鋒雍大怒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初亦疑既縛而袂中利刄出乃悉斷頸

審兵事如知指掌

散手足刳腸胃分掛箐棘中累累相屬賊大驚沮曰韓公天威也遂破之前後斬獲四萬一千七十六有奇捷上 天子大嘉賞雍功制 詔即軍中拜雍左副都御史賜文綺幣六官一子錦衣鎮撫雍請以讓其弟 詔可雍復獻策二廣賊勢實相聯屬於是命雍總督軍務撫鎮而下咸聽約束雍既得以便宜行益修飭陣伍擇別將分捕窮黨與功最鉅進都察院右都御史雍威嚴擬王公三司長吏見長跪白事促縮如小吏軍門設銅鼓數千儀節詳密賓佐皆極一

時之選、

鄭端簡曰公言自古蠻夷來寇不可以禮義較唯戰勝自戢叔敖云寧我薄人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兵貴拙速不尚巧遲於是衆從公會諸軍出東道遣褊將平陽峒諸賊又進平修仁荔浦諸峒遂直抵大藤峽奪其險塞焚其積聚四面夾攻斬俘四萬一千有奇盡降其餘黨斬其藤改爲斷藤峽置藤縣千戶所控賊出入刻石紀功班師四年公言嶺東西地廣山溪恐餘孽復作宜預爲彈壓請得文武大

臣分理六年陞右都御史總督兼巡撫開府梧州公得承制專決盡法繩下不貸大吏以故謗議遂起內臣黃沁忌公束縛不得肆嗾人上書誣公　上爲遣使即訊公引疾乞歸卒年五十三謚襄毅公洞達凱爽篤於孝友與人交有信義不爲岸谷䏻戎莅政豹變鵬摶雖發奸擿伏而事簡心平江西嶺南莫不畏如神明愛如父母撝詞灑翰風生泉湧天才逸發逸史氏曰雍稚少時多奇跡至今鄉里能誦道之近怪故弗悉二廣士大夫每屈指雍曰此百世功也大

滕峽天險賊蟠據無敢窺獨雍及王守仁兩至之信然哉、

布政陶公事　茂陵

公名魯字自強鬱林人父成爲按察副使從擊賊兵敗死之　上旌死事者贈官錄一子入胄監魯補焉二十授廣東新會丞魯機明內蘊而神觀不足或從令尉列見上官獨昏睡雖督榜不恤也大藤峽諸賊亂二廣都御史韓雍總師討之檄魯隷麾下雍威嚴擬王者二司長吏見長跪白事惴慄若不自勝一日顧峒賊最強險難下者方設策魯時直膳侍左右漫謂曰丞揣我何意魯曰得非某賊耶雍曰然丞能往

否曰匪直能且易易耳雍怒曰賊鋭甚又搤阻自衛非大兵不可入部下文武數百千人熟視無可當吾寄者吾方欲身往安得易且使若食粟能之耳蒞爾邑不能理乃言擊賊若妄當笞曾不拜抗言曰夫賊難攻者非賊難也我難其攻賊者也謂曾解食粟不解擊賊者明公未悉曾也蔣琬龐統廢邑事後乃爲蜀名臣公幸毋棄曾使得畢技當悉縛諸醜以獻雍異之改容曰若所將幾何而辦曰三百人足矣曰何少也曰曾猶以爲多兵貴精請任遴擇雍曰任爲之

曾乃標式約曰有能力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二軍之士十五萬人其比于式者得二百五十人曰未也請役下令募募數日足曾乃爲別將日操練陣法椎牛酒犒甘苦共之士争願爲效率以先登大破賊斬首無筭賊穴所得士女金帛悉以分於三百人已無與者衆益奮韓雍大稱賞言于朝擢爲令累功進同知肇慶府事按察僉事副使左右布政使錄其後爲錦衣千戸曾前後任廣東所殺及降者二萬七千餘賊聞陶家軍駭慄遁避不及遇即叩首乞爲良民

得無死幸甚然此三百人耳服其心累用不躓語有之一夫決萬夫避况三百人乎

逸史氏曰士有遇有不遇魯雖才非韓雍幾失魯

懿功

太子少保程襄毅公　　事　景帝　茂陵　祐陵

公名信、字彥實、休寧人、生於河間、正統七年進士、十年、選給事中吏科、　景帝即位、疏薦起薛文清瑄、虜犯京師、公監軍守西城上五事、都督孫鏜禦虜西城失利、鏜急呼城門求入、公疏言鏜小失利、即開城納鏜、虜益張、人心益危、趣鏜戰必效死力、　上立詔勿納鏜、虜逼城鏜兵亦附城戰、公與都督王通都御史楊善城上鼓譟發鎗礮佐鏜、虜退、遂請勑石總兵于少保移營關廂外禦虜、虜遁、令諸將、景泰元年、使蜀還、

廷議奉迎　上皇有龔千戶者投密書高穀家言禮宜厚語漸聞莫敢發公倡同列會疏入明年上中興固本十策又明年上脩德疏陞公及葉文莊公叅政山東山西公至遼東憂去六年服闋改四川理餉松番天順元年入賀會錄景泰間進言者陞公太僕卿公案故事理營衛馬三營大將石亨孫鏜曹欽並疏言太僕苛急請馬隷兵部太僕寺言　高皇帝諭馬數勿令人知今隷兵部馬登耗太僕不得聞卽有警馬不給請以責兵部　上是公言復歸太僕二年陞

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建州酋董山通朝鮮受僞制爲中樞密使公廉得僞制疏請先發伐其謀 上爲遣給事中使朝鮮錦衣譯官出建州董山匿不承出僞制示之皆愕懼乞貢馬謝罪遼東總兵海寧伯董興倚吉祥姻又昵都指揮夏霖恣不法分巡僉事胡鼎發霖奸贓罪四十事公條上 詔錦衣指揮郭英逮霖籍其家英得霖貨末減霖寇淺遂劾公慰外臺官瀆聖聽 詔詰公不肯引咎徼下詔獄調南京太僕少卿五年召還侍郎刑部憂去成化元年起爲兵部

侍郎、當是時、兩廣川陜荆襄諸路用兵、獨署部、區畫方畧、皆中機宜、先是四川貴州山都掌蠻叛、兩鎮守將不相下、兵久無功、朝議遣憲大臣督戰、科道官在軍中者、忽告捷得賞、未幾、諸蠻又叛、據大壩山箐險、破合江上九縣、三年、進公尚書督軍、與襄城伯李瑾發川廣雲貴漢兵討賊、公至永寧、分大軍三道、自督入金鵞池、四川軍由戎縣、貴州軍由芒部、雲南軍由普市入、期會大壩、大軍進至李子關渡船鋪、賊恃險拒敵、飛梭下壘石如雨、我軍發神鎗勁弩、賊稍却、

攀崖而上、順風舉火焚其龍背豹尾二寨、賊退保大壩貴州已踦其後、四川雲南軍角其左右矣賊驚散不支連破諸賊寨斬首五千、擒二千餘賊復走入天井水磨二洞、洞竅幽暗不可入、窒洞圍守月餘、賊众幾盡九姓土獠附賊、乘還師撲勦、又大捷、請移瀘州渡航鋪控諸蠻、分山都掌故地、隷永寧芒部、更大壩爲太平川、立長官司轄熟夷、論功兼大理卿、言官論公上首虜不實公四疏請老、不允、七年春、無雨雪、公應詔條闕政、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弊可申理者五、

其大者延綏兩廣歲遭殺掠邊以捷聞朝以捷賀上下相蒙戎夷益肆四方流民盡聚荊襄不早區畫變起中土 天子六師駁輕居重京營士馬疲耗器甲頓朽非大更張緩急可憂是歲改南部參贊機務公曰參贊謹非常有司事非所預八年合南都大臣言興利除害三十餘事乞召還給事中王徽劾退南京守臣應城伯孫繼先明年致仕又明年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以功得世錦衣百戶先是虜久據河套中議遣大同守將楊信將兵十萬搜套公執不可公征

南蠻制詞官殺皆得專斷迄班師不攺賞殺一人曰

刑賞　天子大柄顧閫外事不易集假大臣柬撫人

即幸事集輙自專非分也

○侍郎葉文莊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盛字與中崑山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己巳之變率同列請誅將臣扈從失律者然後練兵選將誅虜復讐一日三疏虜退請明賞罰言效勞如孫鏜外事如謝澤韓清宜賞以示勸守關不嚴赴難不力不可不罰以示懲陞都給事中監守城兵劾于少保德勝之捷時北虜方張大臣有奏留邊兵守京師者公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

薄都城邊關不固縱守京師不過保九門耳急宜固守宣府居庸便會河南陳州流民聚爲變勑公往視稍解散得安輯景泰元年春還朝疏進没名書請迎駕者留中三年遷山西右叅政督宣府軍餉尋以李秉薦協賛獨石諸城守備都督孫安軍務獨石馬營八城被虜殘毁列上利害可興革八條又設睖鋪便行旅均蔬圃給將士贍飲扶傷纎悉備具又請官銀二千兩買牛千頭撥戍卒不任戰者屯田給軍中諸費七年外艱去天順二年召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兩

廣請令鹽商入米餉邊與都督顏彪破賊砦八百所斬首萬級八年移鎮宣府代李秉修建屯堡虜至烽堠輙發不得掠人畜公在兩廣時丘文莊不喜公以故李文達亦惡公遂有謗公殺降至斥公勞擾嶺南者成化二年文達卒　上欲得人入内閣勅王忠肅公愼簡内閣忠肅公薦柯潛萬安劉定之吳節及公五人　上用定之四年陞公禮部侍郎五年改吏部六年賑畿内八年北虜入河套議增兵設險或請大舉搜套驅虜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

其中、敕公往議方略、上言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此等事要量彼己、夏桂洲之禍、坐不自量也、唯增兵守險、可爲遠圖、宜令守臣、剷削邊墻、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便、 上從之、九年轉左侍郎、未幾卒、年五十五、謚文莊、公博學宏才、清脩苦節、每稱慕范希文、惜其未獲柄用、當是時、慎舉諫官、如公及姚夔、林聰、尹旻、張寧輩、皆其選也、尹嘗問張宣德以來、科中人物誰第一、張曰、李聰、尹曰、李聰何敢望與中、

太師馬端肅公

事景帝裕陵茂陵泰陵康陵

公名文升、字負圖、河南鈞州人、生而有異兆、貌瓌奇、多膂力、嘗與羣兒戲、十數爲羣角之、靡不仆、年二十六、登景泰二年進士、吏部尚書王直異其材、選授監察御史、時領院事者王文王翱皆嚴重鮮可、而獨以文升爲國器、出按山西、再按湖廣、所至發奸擿伏、有神君之稱、還領全臺章奏、以母憂歸、服除、超拜福建按察使、鎮守中貴人虐而肆、獨文升能制之、使稍稍歛戢、進南京大理寺卿、丁父憂、成化初、固原土夷滿

四與其黨劫其從子指揮璹據石城以叛陝西巡撫與中貴人將討之大敗復合寧夏延綏兵討之又大敗詔逮巡撫諸臣下獄而即家超拜文升右副都御史代爲巡撫佐總督都御史項忠率京邊諸軍五萬討賊文升馳急傳十日至陝時兵已發則簡練其留後者申約束通轉餉五日而嚴馳至軍偕項忠屯中路文升言於項忠使盡焚城傍草斷汲路賊始稍稍困石城潰先後俘斬首虜七千六百有奇獲其男女老弱二千六百捷聞進文升左副都御史賜金帛

遂疏言時事十五條及禦戎三策上皆嘉納進提督甘凉寧夏三鎮軍務虜寇臨鞏文升遣兵逐之至黑水口破擒其平章迭列孫虜復寇鞏州深入至好水川文升復縱兵破之於湯羊嶺斬首積級至二百餘獲其馬牛羊輜重不可勝計名其嶺曰得勝坡勒石以紀遂進兵平岷州叛番獲其酋首文升有所奏捷不爲夸張中亦無主之者以是報賞薄久之始入爲兵部右侍郎三品滿九載佳予二品祿俸仍出飭薊門以東至遼左邊備文升嚴汰其弱弗堪者而製

五花營、八陣圖、教之使習、皆爲精兵、還進左侍郎、時陳鉞等後文升爲巡撫、多詗伺將吏小罪、輙逮、逮輙罰馬而釋之、將吏既怨、且狎法、而馬價亦踊貴、文升上邊事十五條、因及之、鉞以是銜文升、時海西衛都指揮散赤哈、移文訐驗夷管指揮受夷人貢珠豹皮、官爲究管指揮、管㦤賂都督產察、使繫笞散赤哈、恨之、乃率所部十餘騎稱入貢、欲以面鬬鉞、而守將以非所入貢道、却弗納、散赤哈益恨、過經女直建州三三衛以朝廷昔誅董山、訛不平、因留散赤哈、聚兵

得數千騎大掠鳳集諸堡獨近塞者僧格等十八族皆以有使貢恐誤中兵而留其使走之撫順所白狀鉞方欲自解與副帥韓斌謀置之獄而夜掩屠其族殆盡更奏搗巢捷且請大兵議勦撫太監汪直志方銳欲自往爲言 上遣太監懷恩覃昌等詣内閣召六部議萬安等相顧莫發兵部尚書余子俊言虜使入貢而掩屠其家何以爲中國恩太監曰撫之乎曰撫之則以一大臣偕大通事往足矣文升疾應曰善懷恩入白之 上即傳旨命文升偕大通事詹昇往

勘直不得行恨文升文升至乃盡赦其被脅家餘衆數百人撫以好語給以布粟而海西與三衛亦來聽文升察其意不實乃具言狀而行諸路伏兵以待俄復入寇伏兵發斬首二百餘級生擒數十人鹵駝馬稱是因以兵威諭都督産察懼悉請歸命而汪直必欲自出出至遼左而事已定文升與議切勿用兵直亦陽聽而中不善又銜其敵禮空手無饋遺而陳鉞則飭廚傳盛供張見即叩頭便辟左右傔從皆有賄於是遂相與謀傾文升矣文升竣事歸賜綵幣羊酒

理部事如故然直則以密疏言文升禁不與易農器故屢寇塞也於是復遣直偕刑部尚書林聰往勘（聰亦附汪直）勘則竟如直言遂下文升詔獄文升言賣禁鐵器非農器也汪直旣陷文升使謫戍重慶衛以去則偕陳鉞大發兵破諸屬夷鉞拜賞賜傾府庫已而皆敗十九年起文升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士卒聞文升復至皆鼓掌喧舞蓋文升至是凡三渡遼矣故東人至今思之亡何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旋入爲兵部尚書文升僉天下方困於兵會貴州

都勻苗叛守臣請合三鎮兵遣討文升不可惟遣官勘處卒無他也時　上幸方士李孜省欲有所薦引代文升忽有　中旨調文升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孝宗皇帝立召改都察院左都御史　上躬耕籍田既宴而教坊以雜伎進出褻語文升正色曰汝曹第陳農家作苦使新　天子知稼穡艱而已褻語何爲公卿愧之文升乃復條上十五事　上皆爲嘉納特命提督十二團營兵馬掌院事如故時予總以鄉貢士待選文升使請外曰必大臣子而京秩誰當

外者尋復爲兵部尚書京師大水上疏陳時事於貴幸多所侵又嚴聚六軍諸校斥其貪黷選愞者三十餘人以是有怨家夜持弓矢警文升門又飛書射入東長安門內事聞　上嚴令錦衣官校緝訪而給金吾騎士十二出入爲文升衛文升因乞休優　詔不許屬文升有小疾而虜小王子以數萬騎駐大同邊外勢洶洶　上使中貴人挾醫視文升疾賜上尊餔餔因問計文升謂此虜方敗于他部勢已絀無能爲也請密爲之備而揚聲逼之虜果徙去安南侵奪占

城五州地、詔勅還之、數支吾不服、會二國各入貢、
乃請面折諸廷、安南詞服、因諭以恩威利害、厚賜之
歸、還其侵地、廣西土守岑欽與侄溥相讐殺、巡撫欲
討之、文升不許、第令縢書戒飭、已皆悔悟、納款請死、
時南畿浙江大水、河南山東山西陝西旱、文升請亟
勅撫臣發庚以賑、遣使崇祀羣神、爲民祈請、馬政弊
甚、民苦孳生寄養、請覆覈、減定其額、著爲令、特加太
子少保、久之又加太子太保、有旨傳陞畫工張玘等
二十七員爲錦衣千戶、文升力諫、謂此先朝弊孔、

賴。上初定之令復啓之無功而冒武職徒使邊將解體也江南歲侵有司請募民入粟授以指揮等官文升復諍以爲授之指揮亦能使邊將解體只宜授散官。上皆爲停哈密忠順王者故元遺孽。文皇帝寵其王予金印使率其民城哈密居之以通西域貢道其位高而兵最弱忠順王歿王母當國爲土魯番酋鎖檀阿力所擒鹵人畜併奪金印去鎖檀阿力歿子阿黑麻立以金印歸我文升請以王母之甥陜巴爲忠順王塡之阿黑麻怨我賞薄謂陜巴賤種也

何得王哈密復輕兵入虜陜巴及金印去而使其驍將牙木蘭以三百騎入守文升奏請執阿黑麻之貢使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流閩廣而薦都御史許進撫甘肅使率副將彭清等選番漢兵倍道而至夜坎城登破之斬級六十降自保者八百人牙木蘭以千里馬走謁阿黑麻阿黑麻方與赤斤蒙古衛相讐攻不能大發兵使別將將輕騎五百圖復哈密復爲赤斤衛兵所微殺乃遣使上書謝罪請歸陜巴及金印於是文升亦奏還其貢使酬以少金帛而哈密復

皇清寧宮災、太皇太后、皇太后同居仁壽宮、

上命文升與工部亟議修建文升言團營軍欲於役（當時大臣能悉心謀國不拘拘職守也）不可復苦楚蜀宷不勝採伐三敞有備木尚可材太僕馬借薪薪其價可以資工匠木石費倘不足則幸發内帑金數萬足之故落成而公私不告匱、皇太后徙居懽甚予文升一子錦衣百戶賜錦幣優等北虜火篩大入邊殺掠吏民、上憂之召對便殿賜酒饌給筆札詢以戰守之策虜雖訌竟不能深入而會吏部缺尚書郎首推文升給事中亦言吏部非文升

不可、乃用倪岳而特加文升少傅、十四年、岳卒、文升乃爲吏部尚書、明年、加太子太傅、十七年、　上召文升至暖閣、諭之曰、明年天下覲吏畢集、卿其用心採訪、大彰黜陟、文升頓首曰、　陛下圖治若此、宗社之福也、　上乃令中貴人掖文升下階、後至考察京僚、給事中吳蕣王蓋自以躁妄當斥、因先事誣文升及都御史戴珊、欲兩持以解、文升曰、吾安可市名而廢法乎、悉署去之、滿九載、加少師兼太子太師、　上崩、梓宮當出德勝門、文升徒步號哭三十餘里、不稱疾、

武宗立吉凶之費計黃金五千兩白金百八十萬兩戶部計無所之欲裁諸王賜併借公侯勛親莊田租課文升言　人主卽位例推恩恩未下而先奪之非禮也御馬監太監王瑞謂造大婚禮器物應用儒士李冄等七人楷篆西天西番字已得請矣文升力持之曰此曹皆昔考察無行且不良於書今復用之何以杜倖門乃別選八人以進瑞懟恚誣文升抗旨文升因乞歸不許當是時幾已內移而文升居位久左侍郎焦芳日夜覬之會楚人熊繡爲兵部左侍郎

文升推出兩廣總制、不欲行、流言布聞、其同鄉御史何天衢因劾文升衰老、文升二十一疏乞歸、乃報許、而御史王時中又謂兵部尚書劉大夏刑部尚書閔珪謀代文升、故爲文升劾大夏珪二公去、二公皆賢、既相繼去、而焦芳坐得文升位矣、文升之去、人主尚優禮、賜敕予寶鏹錦綵、馳驛以行、月給祿米六石、歲給人夫八名、供帳傾都、又三年、焦芳搆于中貴人瑾、削文升官秩、正德五年卒、年八十五、明年、瑾誅、芳斥、復贈太傅、謚端肅、予祭葬、嘉靖初、加贈特進左柱

國太師、文升之卒無幾、而大盜趙鐩亂河南、行剽至鈞州、以文升家在。捨弗攻。攻破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已跳匿。燬其家。發芳篋。取其衣冠縛葦若人者而居裂之。曰。恨不爲天下殺此賊。

少保秦襄毅公

事景帝、裕陵、茂陵、泰陵、康陵

公名紘，字世纓，單人，景泰二年進士，初爲南京御史，有風裁，劾中官，降北黃驛丞。御史陳綱薦知雄縣，禁中官捕獵，被誣得禍幾不測，民數千走擊登聞鼓訟冤，得宥。調知府谷縣，陞知葭州，調秦州。成化中爲鞏昌知府，十三年陞陝西參政，有軍功，坐事調廣西。十八年陞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破虜柴溝堡。及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横，悉擒治不少貸。王訐公凌親王，茂陵怒，逮公詔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得黃絹一疋

故衣數事亨還言公貧狀　上親閱其貲嘉歎良久
立釋公且賜鈔萬貫旌其廉巡撫河南時會汪直至
他巡撫率屈禮公獨與抗密疏直多帶旗校擾地方
直還　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公廉能　上出
公疏示直直頓首伏罪益稱公賢弘治三年以右都
御史總制兩廣軍務破岑欽鵬鵠嶺走匿泗城遂克
田州又破海南黎及瀧水後山賊四年劾總兵安遠
侯柳景貪不法逮景下刑部獄追贓鉅萬褫其爵景
得內降減贓因摭他事誣公亦被逮坐免臺諫交章

論救、上報聞、三原在吏部、極言公廉直忠信、不可棄、內批南戶部尚書黄紱改南左都御史、公代紱南戶部尚書、八年乞致仕、不允、十一年、致仕、十四年、虜報急、以王忠肅馬恭襄故事、召公戶部尚書兼憲職巡撫陝西、十五年、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整花馬池鹽課、買馬、開豫望城屯田、先後斬首九千、修城堡關砦一萬四千所、剷山崖三千里、十七年、乞致仕、不允、加太子少保、是歲革總制、召還部、辭得致仕、十八年年八十、卒、贈少保、諡襄毅、公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

提兵南北列位孤卿所居僅蔽風雨妻孥菜羹麥飯不改其舊逆瑾專政時公義兒丁玉與公繼妻弟楊瑾爭訐楊瑾因誣公子硎有資萬計逆瑾喜即籍公家無所得

太子少保鄧襄敏公　事景帝裕陵茂陵

公名廷瓚字宗器巴陵人景泰五年進士爲淳安知縣問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無知者兵部尚書張鵬時以都御史巡撫薦知梧州會母憂去貴州程番府在萬山中夷獠雜聚難治公知程番悉心規畫凡城郭街衢廟宇廨舍以次興建榜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悅墾田不踰界入市不二價四境晏然蔚如中州後巡撫貴州適黒苗久叛勅公往視兼提督軍務初撫不從始合衆謀調兵

食決策征勦兵至其地號令嚴明將校用命斬首六千獲二千械首惡俘京奏言都勻清平舊設二衛所屬九長官司其人世祿驕縱稔惡釀患致夷人侵田奪貨巳四十餘年軍疲於戍守民困於轉輸今幸黨惡消除非大更張不可條上十一事下兵部議行始設都勻府一獨山麻哈州二清平縣一更設流官與土官兼治以右副都御史召入臺未幾出鎮梧州兩廣自成化初韓襄毅平寇後開府梧州率以憲臣有才望及官高者總督軍務兼巡撫公性不瑣瑣益思

安靜屬吏有賢者輒薦舉或不職特去一二太甚者頑犟蠻以刼掠為常往往出沒閩楚諸郡公言都御史金澤巡撫偏方非宜宜以江西一省付澤使二司聽節制庶軍馬錢糧可以調度至於湖廣衡州設兵備憲臣遷治所郴州便又以廣東瀧水為賊巢穴即其地設千戶所調軍守禦仍宜給隙地屯種為久計公於犟蠻結以恩信兵不輕出出則成功若鬱林川雲鑪大桂諸種作亂以次討平其後四會諸下縣儀盜竊發勢尤熾公斬獲首惡李景光覃潔及其黨二

百餘人餘悉解散歸農卒贈太子少保諡襄敏兩廣總鎮又有桂陽朱英正統十年進士初爲御史禦賊葉宗留處州劾外戚汪金內臣善增陞廣東參議葉文莊公每事詢英參政陝西調兵食征固原巡撫甘肅條邊事陞兩廣督撫專意安輯民得休息流人復業者十五萬家出入十年召入臺加太子少保卒贈太子太保諡恭簡英性度宏暢才識通敏剛介而仁恕所至有惠政

太子少保童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公名軒字士昂故鄱陽人父碧瑄以精天官學占籍南京欽天監公幼穎敏讀書過目成誦以景泰辛未進士拜南京吏科給事中公思舉職深居簡出不妄與物接嘗上疏言省冗員公考察倡武勇擇師儒杜倖進恤京民又言南京糴貴民饑請命官賑之俾御史體察多見採納時 詔南京守備採辦翠毛魚鮡諸物以萬計公極言止之 英廟復辟覽公奏嘉其敢言壽上疏言弭盜安民數事尤切時弊天順巳卯

以嫡母艱歸、服闋、改戶科給事中、癸未、同考禮部會試、得倪公岳輩十數人、時稱得士、憲廟踐阼、公首上疏、言帝王之治、當知本末、隆聖德、用賢才、納忠諫、愛小民、謹邊備、本也、而簿書刑名、其末也、願時引儒臣講求祖宗謨訓、及古帝王修身用人之道、推而行之、則聖德隆、命在廷三品大臣、歲舉堪任方面一人、且嚴連坐之法、進用大臣、亦召三品大臣於便殿、各舉一人、不當者科道糾之、則賢才用、臺諫之言、賞其直、貸其過、則忠諫納、養民之政在戶部、凡奏報災

傷卽加優恤則小民安多方求將歷試所長文武有犯輸粟于邊則邊備謹　上優詔褒美並下諸司舉行之公又言漕河爲官舟所阻請命大臣督其事仍乞省貢舟而嚴禁之未幾四川盜作　命公往撫公至遍歷賊巢宣布恩威諭以禍福賊首王應高等聞公名羅拜乞生悉慰遣之又六月進都給事中會賊首趙鐸悍不聽撫旋復叛去公偕鎮巡三司分兵勦捕躬冒矢石斬獲無算凱還蜀人繪班師圖紀焉明年夏四川巡撫言賊復猖獗委咎于公且議出師公

曰賊已平奚用出師不數日捷奏果至猶坐言者謫浙壽昌令己丑入覲上疏自理廷議以爲寃於是宗伯姚公薦改公僉事督雲貴學政公精于考校隨才造就士風爲變按臣交章薦公召拜太常寺少卿掌欽天監事公嚴考天文諸生公僚屬之薦省曆紙之費夙弊一清己亥夏進太常寺卿仍掌監事教諭余正已奏言曆法之差　上命公與之考論不合公上言歲差置閏其來已久我朝考曆制象尤爲精密雖日月薄蝕不無先後晷刻之殊分杪多寡之異則以

土有南北高下故耳、正巳乃謂天地有自然之冬至、以至朔望置閏、皆非人力可爲、是不知古人以數求天之術、顧以小智亂成式、宜下之吏、以正其妄、從之、復正天下陰陽官納粟免考非制、癸卯春、予告歸、日日蕭然一室、非知舊不輕接納、縉紳重之、弘治改元會欽天官以不職罷、衆復以公薦、命公仍掌監事、夏六月、日有食之、公言日食紀元之初、當盛夏火旺之候、宜脩身窮理、進君子退小人、以謹天戒、尋辭掌天文、舉吳昊張紳高鍾自代、是冬進右副都御史提督

松潘軍務兼巡撫時蜀歲侵公首舉荒政設粥以待饑饉給糧以歸流移平訟以決久禁先是久旱公至雨亦隨足乃爲禁令三十餘條皆安邊保民之政復以南路鎮番一帶苦蠻夷出沒歲減軍糧備犒賞幷計奏以四川官帑銀布代之戎卒乃安公復以其地險遠蠻夷雜居疏言松茂威疊戍守甚艱而疊溪一路尤甚宜調兵設衛令一都指揮守之四處要路各設一倉以便轉輸令一布政司官督之復言沿邊衛所州縣皆在萬山中關堡與蠻夷共有害而無利宜

捐松茂中羊腸一線之路、則關堡倉廩可減、兵無遠戍之勞、民省轉輸之苦、蠻有坐困之機、凡八害三利、畫一以聞、事下所司議行、嘗創兵器、給諸關堡爲禦敵具、薦按察使林俊可任中丞、時論韙之、辛亥、晋南吏部右侍郎、甲寅夏、進南禮部尚書、累疏乞骸骨、上再四勉留、公力陳數千言、謂朝廷大政關門一議不足决是非、宜如古公卿大夫各得獻議以俟采擇、未幾以疾卒、贈太子少保、公身若不勝衣、强學好問、至老不倦、爲文淵博雄麗、詩有唐人體裁、書學遒勁、

見者寶藏之性孝友事嫡母夫人備極色養分祿以
贍兄嫂撫姪靈及諸孫應禎皆有恩平生喜賑人之
急而自奉蔬食水飲泊如也顧司寇璘作鄉正篇以
訓士云公擇地而蹈擇言而出吐辭濡翰必軌其方
慎哉愿乎君子以爲知言所著有滿風亭槀桃肱集
海岳涓埃諭蜀槀籌邊錄夢徵錄各若干卷藏于家

尚書何文肅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喬新字廷秀廣昌人景泰五年進士父文淵進士嘗知温州府廉靖平恕召入刑部爲侍郎請告歸正統中薦起吏部侍郎景泰中進太子太保佐王直同爲尚書被劾致仕去公初主事南京禮部歸葬父卜地不得吉會宋樞密陳文定公葬父廣昌子孫貧欲粥其葬地衆謂此吉壤公曰暴人父而葬吾父吾不忍爲按察副使福建陞河南按察使諸貪殘吏倚强援莫敢詰公盡鐫暴坐法去撫戢南陽山谷流民

六萬兵陞布政使湖廣成化十七年副都御史巡撫
山西督三關兵事虜自河曲入塞急遣伏兵灰溝旁
斬虜大敗去召入刑部左侍郎虜酋擁衆寇大同殺
邊將紫荊居庸告急勑公巡邊遣諜覘虜營聲言遣
兵擣其巢虜懼不戰遁去播州宣慰使楊輝嬖妾乃
寵其子友欲奪嫡子愛諸小酋不肯從輝矯奪大壩
鎮筸諸夷寨立懷遠宣化二長官司又割播州凱離
五十二寨設安寧宣撫司立友爲使張都御史輒爲
輝畫請得旨會愛母死友母益横誣愛反交通唐王

朝廷疑愛遣公即訊友母子又藉金寶賂諸權貴人欲公因愛衆籍籍爲友遊說必欲去愛公至盡得友子母奸惡罪條上曰愛無反謀輩友宣撫削官銷印遷保寧與產業自給播州遂定陞南刑部尚書疏奪內臣守備蘆洲還民

泰陵初召公刑部爲尚書上疏乞禁京師胡服胡語鄒御史者凶橫欲躐得大理丞公薦曲阜魏紳郎中鄒御史恨公會公外氏與鄉人訟即誣公得金錢與行賂輒上下其手要地人又從中主之公杜門引咎

辭位、下諸根連人詔獄、窮治無踪跡、公雖滂白竟不安其職、請老去、公卿臺諫交薦起公、竟不得、卒、後江西巡撫林俊、論公文行政節應謚法、得謚文肅、公守官清愼、律巳方正、事無難易夷險、不避嫌怨、必行其志、

都御史高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高明字上達貴溪人景泰二年進士爲御史巡河南糾斥不職吏六十餘人會黃河南徙民耕於地畝收歲數斛議者欲履畝坐稅公不可曰河徙無常稅額不改平陸忽復巨浸常稅猶按舊籍民何以堪天順四年御史趙明等疏劾來朝吏語觸　上怒詰疏出誰公任寔草疏都御史寇深言累年奏牘皆屬高明乞貸明過　上怒亦解顧喜公曰高明能御史先是公劾兵部尚書陳汝言怙勢納賂獄死汝言漁關

人代于少保爲尚書不數月奸贓萬計誅石亨公及門達籍亨家公言亨無反謀蒼頭得免死者百人鹽山薦陞山東按察使　上謂南陽曰高明宜內用又謂冦深曰高明可都御史南京南京久弛縱公振綱紀劾罷諸貪殘吏揚州鹽冦起守兵失利勑公勦捕公造巨艦栫籌亭往來江南北督戰又授方略御史戴琥顧以山擒賊九百餘人並江置邏堡高山望候（至今猶存）賊出沒露踪跡不得逞江海間稍靖中官粥私鹽縛儀眞指揮羣亭大閧公盡籍其鹽劾中官又條劾戶

部及諸巡撫總法狀及陳利害十餘事衆始忌公公亦三疏請終養成化二年上杭賊起即家賜公勑便宜討賊公力疾赴閩先諭撫賊降賊恃險不應進兵搗其巢大破賊俘四百人誅其渠魁十一餘並輕坐析上杭溪南里爲永定縣控賊海口民矯令募亡命謀不軌公不欲再起大獄或至用兵坐誅妖言衆遂定即上疏乞休納符勑去嘗曰孔戣三宜去司空圖三宜休吾無才一宜退有病二宜退親老無兄弟三宜退及治盜徵宜再起賊平疾作宜再退自稱五宜

居士公天性孝直俊暢有通才難進易退出處皦然